

吴融年谱

柏俊才

吴融是唐末著名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其才华出众。据《新唐书》本传所载：“昭宗反正，御南阙，群臣称贺，融最先至。于是左右欢骇，帝有指授，叠十许稿，融跪作诏。少选成，语当意详，帝咨赏良厚。”又据《唐诗纪事》卷六十八所载：“李巨川为华帅韩建掌书记。昭宗至华清宫赐建御容一轴。时巨川草谢表以示融，其中有‘彤云似盖以长随，紫气临关而不度’。因草篇与巨川对垒，略曰：‘雾开五里，克谐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可见，吴融确实为唐末一代词臣，又据《唐摭言》卷五载：“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赞谒如先达……”一个未及第的举人，“同人多赞谒如先达”，这意味着吴融还未脱颖而出，就已蜚声诗坛了。宋代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选其诗二十七首，清代康熙年间的《御定全唐诗录一百卷》选其诗八十五首，清代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录其诗二百九十七首。

自宋刘克庄以来，诗论家不乏称道吴融诗作的。刘克庄在《后村诗话》新集卷四中云：“吴子华诗五言合作绝少，七言佳者不减致光。”而此后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也称赞吴融诗云：“吴融、韩偓同时，慨叹兵戈之间，诗律精切，皆善用事。”到明代的许学夷对吴融的部分律诗亦有好评，许学夷云：“吴融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气格在初、盛唐之间，‘十二阑干’、‘别墅萧条’、‘长亭一望’三篇声气亦胜，其他皆晚唐语也。”（《诗源辩

体》)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称赞吴融诗道:“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

然而有关吴融生平的材料,遗留下来的却相当少。今人岑仲勉先生《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所附《补唐代翰林学士两记》、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对此曾做了一些出色的考证,所得到的成果,对研究吴融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帮助。然不无罅漏,还不能清楚地揭示吴融的履踪行迹。为此,笔者在今贤考辨的基础上搜集资料,爬梳剔抉,或采成说,或下己意,作《吴融年谱》,以力求较为全面地勾勒吴融生平。学识谫陋,错误难免,敬希指正。

吴融字子华

《新唐书》卷二〇三本传谓融字子华,他书均同。

唐越州(今浙江绍兴)人

吴融之里贯,《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唐诗》吴融小传均言越州山阴人,与《新唐书》本传同。又吴融曾言家于吴者,乃其中年迁徙之地(详后文)。一说萧山县人,见《北梦琐言》卷五。

祖父吴翥,一生未仕。

《新唐书》卷二〇三本传载:“祖翥,有名大中时。观察府召以署吏,不应。帅高其概,言诸朝,赐号文简先生。”

其父名不详,生平亦无考。

弟吴蜕,昭宗大顺中为进士,解褐镇东军节度掌书记。

《南部新书》庚载:“吴融,字子华,越州人。弟蜕,亦为拾遗。蜕子程,为吴越丞相,尚武肃女。程子光谦、光远二人,皆为元帅府推官。入京并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谦寻卒,远终水部郎中,累牧藩郡。”则吴蜕一族五代时较为显赫。而此记吴蜕唐末为拾遗一事,亦当有据。罗隐《甲乙集》有《暇日感怀因寄同院吴蜕拾遗》一诗是其证。

又《十国春秋·吴程传》载:“程,山阴人。父蜕,大顺中登进士,解褐镇东军节度掌书记。”此记吴蜕解褐镇东军节度掌

书记亦有证，《全唐文》卷八二一吴兢《镇东军监军使院记》一文，末署日期为“天复元年岁在辛酉八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癸卯”。则吴兢解褐镇东军节度掌书记的时间约在天复元年（901）前后。

武宗会昌六年（846）

吴融生，1岁

吴融之生年史无记载，本集之中亦无明显准确的证据，现存唯一有力的旁证是吴融《祝风三十二韵》诗。由诗中“我有二顷田。长洲东百里”、“松江流其旁”以及“吁余将四十，满望只如此”来看，吴融已置田产于松江畔之长洲，时年近四十岁。又其《祝风三十二韵》诗题下自注云：“吾有田在吴，将十祀，耕以为业，终老计。”^①据此则吴融年近三十岁时于松江畔之长洲置田产。又据该诗，知吴融置田产于松江畔之长洲后曾遭干戈兵燹。吴融《风雨吟》诗云：“风骚骚，雨淅淅，长洲苑外荒居深。门外流水流澶漫，河边古木鸣萧森。复无禽影，寂无人音。端然拖愁坐，万感丛于心。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寻常倚月复眠花，莫说斜风兼细雨。应不知天地造化是何物，亦不知荣辱是何主。吾困长满是太平，吾乐不极是天生。岂忧天下有大愁，四郊刁斗常铮铮。官军扰人甚于贼，将臣怕死唯守城。又岂复忧朝廷苦弛慢，中官转纵横。李膺勾党即罹患，窦武忠谋又未行……”此诗为吴融置田产于松江畔之长洲后遭兵燹之又一证。又据《祝风三十二韵》诗“余仍轹轳者，进趋年二纪”、“吁余将四十，满望只如此”以及上引其诗题下注，则知吴融作此诗时年近四十岁，已置田产于松江畔之长洲将十年，而且尚未及第。吴融及第于龙纪元年（889）（详后文），故吴融在长洲遭值战乱的时间当不晚于昭宗龙纪元年（889）。

又考察吴融之行年，咸通十年至咸通十三年（869—872）吴融宦游长洲，而且他自称此游为少年游（详后文）。又由前文所

考，知吴融置田产于吴时年近三十岁，一个年近三十岁的人当然不会称自己作少年。故咸通十年至咸通十三年（869—872），吴融不可能置田产。而咸通十三年至乾符元年（872—874），吴融在浙东王龟幕中，治所在越州（详后文），此时他无暇置田产于长洲。因此，吴融始置田产于长洲当不早于乾符元年（874）。而吴融记自己遭值干戈是置田产于长洲后事，故此次战事的时间当不早于乾符元年（874）。

综上所述，吴融《祝风三十二韵》、《风雨吟》二诗记自己在长洲所逢之战乱当在乾符元年至龙纪元年（874—889）间。检索两《唐书》、《资治通鉴》、《吴越备史》以及《嘉庆松江府志》，在此期间长洲战事见于载籍者有三：

其一，《嘉庆松江府志》卷一载：“乾符四年，僖宗幸蜀，为海寇王腾所据，钱镠遣顾全武攻拔之，地属吴越。以苏州为中兴军，置开元府于嘉兴，以华亭隶之后。罢开元府，华亭隶中吴。”案：僖宗幸蜀，史载为广明元年（880），故此“乾符四年（877）当为广明元年之误”。又《嘉庆松江府志》卷三十五复载钱镠遣顾全武攻拔海寇王腾之役，然作“僖宗广明元年庚子”（880），是其证也。

其二，《吴越备史》卷一载：“（光启三年）四月，六合镇将徐约攻陷苏州。约，曹州人也。初从黄巢攻天长，遂归高骈。骈用为六合镇将。浙西周宝子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约攻破之，遂有其地。”此次徐约攻陷苏州之役，《新唐书·僖宗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所载与此略同。

其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载：“（乾符二年）四月，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此次王郢攻陷苏州之役，新、旧《唐书·僖宗纪》之载虽颇简略，然均作乾符二年（875）四月。

又吴融《风雨吟》诗云：“岂忧天下有大憝，四郊刁斗常铮铮。官军扰人甚于贼，将臣怕死唯守城。”“大憝”尽管可以泛指攻城一方为巨奸大恶作乱之徒，但以其“官军”与“贼”对举，则徐约攻陷苏州以及王郢作乱，均为官军对官军，而非官军对贼。以贼寇攻占苏州者，唯海寇王腾而已。故吴融《祝风三十二韵》、《风雨吟》二诗记自己身值战乱之事当属海寇王腾攻据松江华亭，而后钱镠遣顾全武攻拔之役，时间为僖宗广明元年（880）。

又吴融《祝风三十二韵》诗云：“中又值干戈，遑遑常转徙。”以“遑遑常转徙”之“常”观之，吴融置田产于长洲后，其遭值干戈非止一次。而《风雨吟》、《祝风三十二韵》诗所记为“海寇王腾”战事，则吴融始置田产于长洲的时间最可能在王郢作乱以前，亦即乾符二年（875）之前。又据前考，知吴融始置田产于吴当不早于乾符元年（874）。综合以上两者，则吴融始置田产于长洲的时间最可能在乾符元年（874）。

综上所述，吴融在长洲置田产的时间约为乾符元年（874）。又由前文所考，吴融始置田产于吴时年近三十岁。若以二十九岁立论，则吴融之生年当在武宗会昌六年（846）。

懿宗咸通二年（861），16岁

咸通二年秋七月，南诏攻邕州，陷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咸通二年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同上）。

自本年起吴融初涉科场。

据前文所考，吴融之生年约为会昌六年（846），而吴融登进士第的时间为龙纪元年（889）（详后文），则吴融及第时年四十四岁。

又据《祝风三十二韵》诗中的“余仍轹轳者，进趋年二纪”及“吁余将四十，满望只如此”知吴融年近四十岁时已困于科场

二十四年。若以三十九岁立论，则吴融及第时已困于科场二十九年。由龙纪元年（889）上溯二十九年，则吴融初涉科场当在本年。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七吴融《府试雨夜帝里闻猿声》，为其府试之作。然其参加府试的时间则不可考，姑系于此。

懿宗咸通十年（869），24岁

咸通十年四月，康承训及庞勋战于柳子，败之。九月癸酉，庞勋伏诛（《新唐书·懿宗纪》）。

是年皮日休为苏州从事。

此岁前后吴融曾游于松江之长洲。

《北梦琐言》卷六云：“（陆）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尧、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而陆龟蒙家松江畔之甫里，故陆龟蒙、皮日休及吴融相识于松江。吴融诗集中有《古锦裾六韵》，自注云：“锦上有鸂鶒、鹤，陆处士有序。”陆处士，即指陆龟蒙。

据《唐才子传校笺》所考，咸通十年（869），皮日休为苏州从事，与陆龟蒙唱和频繁，后结为《松陵集》。皮日休、陆龟蒙、吴融相识当在此时。虽然《松陵集》中无吴融诗，但现存吴融诗集中有《高侍御话及皮博士池中白莲因成一章寄博士兼奉呈》、《和皮博士赴上京观中修灵斋赠威仪尊师兼见寄》两诗。又据《唐才子传校笺》所考，皮日休任太常博士的时间在咸通十五年（案：僖宗乾符元年十一月始改元，故此咸通十五年亦即乾符元年）至乾符四年（874—877）之间，故吴融赠皮诗当作于此时。由诗题中的“和皮博士赴上京”及两诗诗意度之，在此之前皮日休、吴融亦相识，而此前正好是皮日休任苏州从事的时间。故吴融、皮日休、陆龟蒙相识于皮日休的苏州从事任上。

又吴融赠皮诗之一为《高侍御话及皮博士池中白莲因成一章寄博士兼奉呈》，而吴融诗集中还有《寄殿院高侍御》一诗，

此两诗中高侍御当为同一人。而《寄殿院高侍御》诗有云：“黄梅细雨霁长洲，柳密花疏水漫流。钓艇正寻逋客去，锦衣方结少年游。”据此，则吴融与高侍御相游于长洲，时间当在皮日休任苏州从事时。又如前考，吴融置田产于长洲时年近三十岁，而此诗却云“锦衣方结少年游”，一个年近三十岁的人当然不会称自己为少年的。故此次吴融游长洲非其置田产后，而应当是在此以前。

又吴融于咸通十三年（872）已入浙东王龟幕中（详后文），因而在此前后他已离开长洲。故此次游长洲当在咸通十年至咸通十三年（869—872）间，亦即吴融24—27岁之间，而《唐才子传校笺》将此游归于他移家长洲之后，似为不妥。

又由上文所考，知吴融、皮日休、陆龟蒙相识于此年，然《全唐诗》所录皮日休诗、陆龟蒙诗均未有赠吴融者，则皮、陆诗多有散佚。

又吴融初游松江时已与霁光相识。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七吴融《赠广利大师歌》云：“三十年前识师初，正见把笔学草书。”则吴融与霁光相识于霁光“把笔学草书”时。而陆希声在东南隐居时，以双钩写法教霁光，使其草书大有长进。（见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33页。）据此，则霁光向隐居东南的陆希声学草书时与吴融相识。

又据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载：“陆希声，景融四世孙。博学善属文，通《易》、《春秋》、《老子》，论著甚多。隐义兴，召为右拾遗。时俭腐（此处不明，恐有误）秉权，岁数歉，上言当谨视盗贼。明年王仙芝反。昭宗闻其名，召为宰相。以太子少师罢，卒赠左仆射，谥曰文。”故吴融初识霁光时，正是陆希声隐居义兴（今江苏宜兴）之时。

陆希声隐义兴的时间虽无明载，然亦可考知。就上引《吴郡志》的记载，知陆希声任右拾遗的时间当在王仙芝造反的前一年。案：王仙芝反，史载为僖宗乾符元年（874）。故僖宗

咸通十四年（873）以前，陆希声隐于义兴，聃光向其学草书当于其时。

又考察吴融之行年，咸通十三年至乾符元年（872—874），其在浙东王龟幕中（详后文）。此时他们不可能相识，因为吴融在越州，而聃光在义兴。因此，吴融与聃光相识可能是在咸通十三年（872）前，而这段时期正是吴融初游长洲之时。长洲距义兴不远，故吴融得与向隐于义兴的陆希声学草书的聃光相识。

《送广利大师东归》、《赠聃光上人草书歌》、《赠广利大师歌》，三诗可知为吴融赠聃光之作，然所作具体年月尚难考订，姑系于此。又残句：“崩云落石千万状，随手变化生空虚。”据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知此句为吴融赠聃光草书之作。然王重民《补全唐诗》及《补全唐诗拾遗》、孙望《全唐诗补遗》、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均未补此句于吴融名下，不知为何。

吴融集中有《松江晚泊》两首、《晚泊松江》一首、《太湖石歌》一首，当为其初游松江时所作。

《彭门用兵后经汴路三首》。

彭门，即徐州。庞勋反徐州为康承训所破，据前引《新唐书·懿宗纪》在咸通十年（869）九月。又由前考知吴融已于咸通二年（861）初涉科场，故此诗盖为徐州乱后吴融自松江取道徐州经汴（今河南开封市）入京应进士试所作。他的《汴上晚泊》、《汴上观》二诗或亦此时所作。吴融此次入京必经洛阳、新安、浉池、湖城等地。又吴融曾屡次应试入京，则其多次途经以上诸地。吴融集中的《首阳山》（案：据《元和郡县志》，知首阳山在洛阳西北三十五里。）、《新安道中玩流水》、《过浉池书事》、《题湖城县西道中槐树》诸诗或亦为此时作也。

懿宗咸通十三年（872），27岁

咸通十三年四月庚子，浙江东西道地震。（《新唐书·懿宗

纪》)

自此年起吴融在浙东王龟幕中。

《唐摭言》卷十云：“王大夫（原注：名与定宝家讳一字同）廉问浙东，（方）干造之，连跪三拜，王公将荐之于朝，请吴子华为表章。无何，公构疾而卒，事不谐矣。”据岑仲勉《跋唐摭言》所考，这里的王大夫为王龟。而据《嘉泰会稽志》卷二所载，王龟廉问浙东的时间在咸通十三年十一月，而同书亦载其下一任为裴延鲁，时间为咸通十五年（案：僖宗乾符元年十一月始改元，故此咸通十五年亦即乾符元年）六月。《旧唐书·王龟传》云：“山越乱，攻郡，为贼所害。”故王龟遇害当于裴延鲁任前不久。吴融在浙东王龟幕的时间当在咸通十三年至乾符元年（872—874）间。

《赠方干处士歌》。

吴融此诗当为在浙东王龟幕中之作。他的另一篇诗作《浙东筵上有寄》与此诗意相参，亦似为赠方干之作。

《题越州法华寺》、《代王大夫请追赠方干等及第疏》亦当作于此时。

僖宗乾符元年（874），29岁

（乾符元年）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云南蛮寇黎、雅二州，河西、河东、山南东道、东川兵伐云南（《新唐书·僖宗纪》）。

此年吴融始置田产于长洲（此考详前文“武宗会昌六年”条下）。

长洲，唐为浙西观察使所辖。吴融集中的《过丹阳》、《金陵遇悟空上人》、《金陵怀古》、《春归次金陵》、《题扬子津亭》、《富春》、《富春二首》之二^②、《和睦州卢中丞题茅堂十韵》，诸诗可知作于浙西境内，然具体时间尚难考知，姑一并附于此。

僖宗乾符三年（876），31岁

乾符三年，郑仁规镇湖州。（《嘉泰吴兴志》）

此年吴融宦游湖州。

吴融集中有《湖州溪楼书献郑员外》、《离雪溪感事献郑员外》两诗。雪溪在湖州，由后诗知他此时正准备离开湖州。据《嘉泰吴兴志》卷十四引《统计》云，郑仁规“（乾符）三年（876）自考功员外郎授（湖州刺史）”，则吴融诗中的郑员外是指郑仁规。故吴融游湖州的时间当在此年前后。吴融集中有《湖州朝阳楼》、《湖州晚望》，二诗盖为此次游湖州时作也。

僖宗广明元年（880），35岁

广明元年，海寇王腾窃据华亭，钱镠遣顾全武攻拔之（《嘉庆松江府志》卷一）。

广明元年十二月丙戌，黄巢陷京师。僖宗幸蜀（《新唐书·僖宗纪》）。此年吴融在长洲（此考详见前文“武宗会昌六年”条下）。

《风雨吟》当作于此年。

吴融《新秋》诗云“白发又经秋，端居海上洲”、《潮》诗云“暮去朝来无定期，桑田长被此声移”、《海上秋怀》诗云“辞无珪组隐无才，门向潮头过处开”、《春晚书怀》诗云“落尽红芳春意阑，绿芜空锁辟疆园”（案：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四云：“晋辟疆园，自西晋以来传之，池馆林泉之盛，号吴中第一。”），知诸诗均作于居长洲时，然具体年月尚难考订，姑附于此。

僖宗中和四年（884），39岁

（中和四年）三月甲子，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杨师立反，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使（《新唐书·僖宗纪》）。

（中和四年）七月壬午，黄巢伏诛（同上）。

本年吴融在长洲。

吴融《祝风三十二韵》诗云：“吁余将四十，满望只如此。”又据前文所考，知吴融之生年在武宗会昌六年（846），则吴融《祝风三十二韵》诗最可能作于此年。又诗云：“故隐茅山西，

今来笠泽谿。”此处“今”当指作《祝风三十二韵》诗时，亦即中和四年（884）。“故”当指此年前。据此，在中和四年（884）以前，吴融曾隐居于茅山。吴融《雨后闻思归乐二首》之一云“我家方旅食，故国在沧州”，《自讽》诗云“本是沧洲把钓人，无端三署接清尘”两诗似应作于茅山隐居时。又吴融集中有《山居即事四首》、《山居即事》、《山居喜友人相访》、《偶书》、《花村六韵》、《闲居有作》等抒写隐逸的情怀淡泊之作，似与隐居茅山的一段经历相合。然隐居茅山的具体时间尚难考定，但在本年前是毫无疑问的，故系于此。

僖宗光启三年（887），42岁

光启三年壬辰，车驾至凤翔（《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本年朝廷开进士科于凤翔，知贡举为尚书右丞柳玭（《登科记考》卷二十三）。

此年吴融似曾赴凤翔应进士试。

由前文知吴融初涉科场的时间约在咸通二年（861）。又吴融《渡淮作》诗云：“红杏花时辞汉苑，黄梅雨里上淮船。雨迎花送长如此，辜负东风十四年。”此诗显系落第东归所作，杏花时节辞却“汉苑”，梅雨天气渡淮返吴，而谓“辜负东风十四年”，则吴融似有自初次参加进士考试后，多次应试的可能，且至作此诗时已达十四年之久。吴集中有《岐下闻杜鹃》、《岐下闻子规》、《西京道中闻蛙》、《岐下寓居见槐花落因寄从事》、《岐州安西门》、《过九成宫》等诗，细玩诸诗意，多为失意之作。察吴融之行踪，及第后入蜀（详后文）可能途经岐州，然登进士第是吴融一生之快事，此时不会作如此之苦辛语。又吴融随韦昭度讨蜀后曾居岐州（详后文）。此时吴融初入仕途，又未受到较大打击，故亦不大可能作如此苦辛语。因此吴集中上述岐州诗当为吴融此年赴凤翔应进士试时所作。

僖宗文德元年（888），43岁

文德元年春，车驾在凤翔。二月壬午，车驾由凤翔返京

(《旧唐书·僖宗纪》)。

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以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敬瑄不内，诏东川顾彦朗与建合兵以讨，拜昭度兼行营招抚使(《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五《韦昭度传》)。

文德元年十二月丁亥，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

此年吴融再游湖州。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七吴融《赠李长史歌》序曰：“余客居武康县既旬日，将去，邑长相饯于溪亭，座中有李长史，袖出芦管，自请声以送客……一曲未终，泫然承睫，越鸟胡马之戚，感动傍人。罗进士隐初遇金陵，有赠诗，尚能成诵在口。余悯李之流落，仰罗之所感，故赠之。时光启戊申岁清明月之八日。”武康为湖州属县，光启戊申岁，即光启四年(888)。案：僖宗文德元年(888)二月始改元，吴融游武康时为清明月，是改元以后之事，应作文德戊申岁。吴融曾于乾符三年(876)游湖州，此次当为再游。

《文德初闻车驾东游》当作于本年。

《秋事》诗云“他年拟献书空在，此日知机意尽平”、《出潼关》诗云“飞轩何满路，丹陛正求才。独我疏慵质，飘然又此回”、《忆钓舟》诗云“回首无人寄惆怅，九衢尘土困扬鞭”、《灵宝县西侧津》诗云“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高歌一曲垂鞭去，尽日无人识楚狂”、《自讽》诗云“世路升沉合自安，故人何必苦相干”、《武关》诗云“时来时去若循环，双阖平云漫锁山”、《题画柏》诗云“不得月中桂，转思陵上柏”，知以上诸诗均抒发自己艰于一第的苦闷。吴融于次年及第，故以上诸诗作于本年或其以前。然具体年月尚难考订，姑附于此。另外，《病中宜茯苓寄李谏议》有希冀荐引之意，亦当作于本年或其以前。

昭宗龙纪元年（889），44岁

龙纪元年，昭度至军中。持节喻人，约开（成都）城门。守陴者诟曰：“铁券在，安得违先帝意！”（《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陈敬瑄传》）

（龙纪元年二月）宗权既平，而朱全忠连兵十万，吞噬河南、兖、郛、青、徐之间，血战不解，唐祚以至于亡（《旧唐书·昭宗纪》）。

此年吴融进士及第。

据《登科记》卷二十四载，龙纪元年（889）春，吴融及第，同年有韩偓，知贡举礼部侍郎赵崇。又据前文所考，吴融十六岁时初涉科场，到今年始及第，困于科场二十九年之久。吴融有《浣水席上献座主侍郎》、《和座主尚书登布善寺楼》、《和座主尚书春日郊居》三诗，盖均谓赵崇也。然三诗所作具体年月不可考，姑附于此。

及第后不久，佐韦昭度讨蜀。

《新唐书》本传云：“韦昭度讨蜀，表掌书记。”《嘉泰会稽志》、《唐才子传》、《中晚唐诗叩弹集》、《全唐诗》吴融小传所记与《新唐书》本传同。又《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四吴融《灵池县见早梅》诗题下自注云：“时太尉中书令京兆公奉诏讨蜀，余在幕中。”知吴融确曾入韦昭度幕。

又吴融入韦昭度幕的时间亦可考知。《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吴融《坤维军前寄江南兄弟》诗云：“二年征战剑山秋，家在松江白浪头。”又韦昭度入蜀讨陈敬瑄，于大顺二年（891）四月离蜀东还，故吴融此诗最晚当作于大顺元年（890）秋天，逆推两年，则吴融入韦昭度幕当在龙纪元年（889）。又《全唐诗》同卷亦有吴融《赴职西川过便桥书怀寄同年》诗。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文德元年六月条下载：“以韦昭度兼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征敬宣为龙武统军。”此诗题中的“赴职西川”即为赴任韦昭度幕中。

由诗中的“不是伤春爱回首，杏坛恩重马迟迟”来看，时间当为及第后不久。故吴融入韦昭度幕的时间当为龙纪元年（889）及进士第后不久。

又据《北梦琐言》卷四载：“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称旨。吴乃祈掌武亲密，俾达其诚。……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据此，则吴融及第后曾授校书郎之职。

《送策上人》

策上人，即张策。《唐摭言》卷十云：“张策，同文子也。自小从学浮图，法号藏机。粲名内道场为大德。广明庚子乱，赵少师崇主文。策谓时事更变，求就贡籍。崇庭谴之；策不得已，复举博学宏辞，崇职受天官。复黜之，仍显扬其过。策后为梁太祖从事。天佑中，在翰林。太祖颇倚之，为谋府。策极力媒蘖，崇竟罹冤酷。”赵崇主文，可考者仅龙纪元年（889）一次。此年吴融及第，而张策显系本年因“时事变更，而求就贡籍”，且为赵崇所沮，故吴融与张策相识可能即在本年。然吴融此诗所作时间不可考，姑附于此。

《李周弹筝歌》。

诗题下自注云：“淮南韦太尉席上赠。”

昭宗大顺元年（890），45岁

大顺元年正月壬寅，简州将杜有迁执其刺史员虔嵩，叛附于王建（《新唐书·昭宗纪》）。

大顺元年，李克用进据邢、洛、磁三州。昭宗以（张）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讨李克用（事详《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

此年吴融仍在韦昭度幕中。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六吴融《坤维军前寄江南兄弟》诗云：“二年征战剑山秋，家在松江白浪头。”据此，则此诗作于吴融入韦昭度幕的第二年秋天。而前证吴融入韦昭度幕的时间

为龙纪元年（889），则大顺元年（890）吴融仍在韦昭度幕中。又《全唐诗》卷六百九十一有杜荀鹤《送吴蜕下第入蜀》诗，云：“下第言之蜀，那愁举别杯。难兄方在幕，上相复怜才。”吴蜕为吴融之弟，故这里的“难兄”即指吴融。“难兄方在幕”指吴融在韦昭度幕中事。由前考所知，吴融在韦昭度幕中凡两年，即龙纪元年（889）、大顺元年（890）。而吴蜕大顺二年（891）及进士第（《登科记考》卷二十四），此言下第，则在大顺二年（891）以前。又龙纪元年（889）放榜之日，吴融尚未入韦昭度幕府。故杜荀鹤此诗言吴蜕下第只能是大顺元年（890）事。因此，大顺元年（890）吴融与其弟吴蜕相聚于韦昭度幕府。

又吴融有《简州归降贺京兆公》诗，当作于此时。

《太保中书令军前新楼》。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光启三年（887）八月条下载：“以韦昭度守太保，兼侍中”。文德元年（888）“四月庚午，韦昭度为中书令”（《新唐书·昭宗纪》），故此诗作于韦昭度讨蜀时。

《绵竹山四十韵》。

据《九域志》载：“绵竹，在（汉）州东北九十三里。”汉州，唐属剑南道。诗中有云：“相国京兆公，九命来作牧。”则知此诗亦作于佐韦昭度讨蜀时。

《登汉州城楼》亦当作于此时。

《金桥感事》诗云：“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春郊尚朔风。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今欲过山东。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降功。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

《唐诗鼓吹评注》谓：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指沙陀族藩镇李克用。据此，则此诗当指此年张浚讨李克用的潞州之役，此役中张浚的副将孙揆被杀。又潞州有金桥。然此年吴融在蜀韦昭度幕中，玩其诗意，可能为遥闻潞州战事

失利感怀而作。

昭宗大顺二年（891），46岁

（大顺二年二月）韦昭度将诸道兵十余万讨陈敬瑄，三年不能克，馈运不继，朝议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复敬瑄官爵，令顾彦朗、王建各帅众归镇（《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四月，韦昭度胁于王建之势，仓皇离蜀东还。“昭度至京师，除东都留守”（同上）。

此年四月，吴融随韦昭度离蜀东还。

吴融有《太保中书令军前新楼》诗，作于佐韦昭讨蜀时。由诗句“不知捧诏朝天后，谁此登临看月明”观之，吴融于大顺二年（891）随韦昭度离蜀东还。

吴融相识并赏识李洞当在本年。

《唐摭言》卷十云：“李洞，唐诸王孙也。尝游两川，慕贾阼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洞为《终南山二十韵》……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唯吴子华深知之。子华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麋。’子华不怨所鄙，而喜所许。”两川，东川、西川也。然吴融一生足迹未涉东川者，故吴融与李洞相识于西川。又李洞大顺二年下第后入蜀（见《唐才子传校笺》），而吴融此时在蜀韦昭度幕中。故吴融知赏李洞诗，李洞赞许吴融《西昌新亭》诗当在本年。吴融《西昌新亭》诗不见于现存吴融诗集。

昭宗景福二年（893），48岁

景福二年九月甲申，李茂贞犯京师（《新唐书·昭宗纪》）。

景福二年十一月，以特进、行右仆射韦昭度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延资库使（《旧唐书·昭宗纪》）。

此年前后吴融授左补阙。

《唐摭言》卷五载：“景福（892—893）中，江西节度使钟传遣僧从约进《法华经》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时吴子华任中谏。”中谏，即补阙之别称。

《追咏棠梨花十韵》。

诗云：“蜀地从来胜，棠梨第一花。……旧赏三年断，新期万里赊。长安如种得，谁定牡丹夸。”知此诗作于离蜀三年后的长安。吴融大顺二年（891）随韦昭度离蜀东还，故此诗当作于景福二年（893）。

昭宗乾宁二年（895），50岁

乾宁二年春，王重盈卒，子珂代之。浙东帅董昌自称罗平王。五月，平章事崔昭纬召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使举兵诣阙，杀二平章事韦昭度、李谿（事详《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本年自侍御史任内坐累去官，始流浪荆南，依荆帅成汭。

吴融坐累去官事，《新唐书》本传云：“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北梦琐言》、《唐摭言》、《唐才子传》等书记载与此同。又吴融《〈禅月集〉序》亦云“余谪官南行”。而现存吴融诗集亦有《南迁途中作七首》、《赴阙次留献荆南成相公三十韵》两诗。据此，则吴融确有被贬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事。

又吴融贬官的时间亦可考知在本年。吴融《〈禅月集〉序》云：“丙辰岁，余蒙恩诏归。”丙辰岁，即昭宗乾宁三年（896）。又《全唐诗》卷八百三十一贯休《送吴融员外赴阙》诗云：“汉文思贾傅，贾傅遂生还。今日又如此，送君非等闲。云寒犹惜雪，烧猛似烹山。应知无机者，腾腾天地间。”此诗当作于贯休送吴融自江陵还京时，时间为冬天。据此，则吴融被从江陵召回的时间为乾宁三年（896）冬。又《〈禅月集〉序》云：“越三日不得往来，恨疏疏矣，如此者凡期有半。”“期有半”即一年半。则吴融在江陵滞留了一年半。那么其初贬至江陵的时间则为乾宁二年（895）夏。又《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六有吴融《南迁途中作七首·登七盘岭二首》诗，其一有

句云：“才非贾傅亦迁官，五月驱羸上七盘。”亦是一证。

又吴融贬官的原因当可考知。

《新唐书》本传仅言吴融“坐累去官”。吴融坐累去官于乾宁二年（895）五月，考之唐史，是年韦昭度、李谿被杀，刘崇望、王珂、王珙被贬。按理这些人都可能是牵累吴融之人。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载：“王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帅。”则如果说王珙有党附的话，也只能是王行瑜一党。《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亦云：“王珂，李克用之婿也。”则王珂很可能依附李克用。而吴融一生与以上诸人并无交往，故吴融不可能受王珂、王珙之累。

刘崇望，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龙纪元年（889）正月条下载：“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同平章事。”就现存材料看来，吴融与刘崇望无任何交往。故吴融不可能受刘崇望之累。

李谿曾被当作韦昭度同党而被杀，后文有证。剩下的就只有韦昭度一人了。那么，吴融会不会是因为受韦昭度之累而被贬呢？

《北梦琐言》卷四载：“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称旨，吴乃祈掌武亲密，俾达其诚，且曰：‘某幸得齿在宾次，唯以文字受眷，虽愧荒拙，敢不著力。未闻愆当，反甚忧惧。’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每有见请，自是吴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愆上公之意也。”吴融干谒韦昭度，而且“果愆上公（指韦昭度）之意”，建立了吴、韦最早关系。

文德元年（888）至大顺二年（891）韦昭度入蜀讨陈敬瑄，吴融入其幕府，任掌书记。吴融集中有《太保中书令军前新楼》、《绵竹山四十韵》、《简州归降贺京兆公》三首诗，前文已证与韦昭度有关，而且亦可从中略略窥见吴、韦关系之融洽。

吴融集中有《岐阳蒙相国对宅因抒怀投献》诗。由《新唐

书》卷一八五《韦昭度传》，知韦昭度在昭宗朝曾两度入相，后进封岐国公。故此诗当为投献韦昭度之作。此诗有句云：“风有危亭月有台，平津阁畔好裴回。”又吴融《简州归降贺京兆公》诗亦有句云：“功名一似淮西事，只是元臣不姓裴。”若将两诗诗意相参，则吴融《岐阳蒙相国对宅因抒怀投献》诗当作于佐韦昭度讨蜀后，亦即吴融居岐州当为佐韦昭度讨蜀后。原诗“对”字下《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七注云：“一作借。”唐时“对”与“借”字同义，韦昭度可以借宅给吴融，则吴、韦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了。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载：“崔昭纬与李茂贞、王行瑜深相结，得天子过失，朝廷机事，悉以告之。邠宁节度副使崔铤，昭纬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纬使铤告行瑜曰：‘向者尚书令之命已行矣，而韦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为同列，相与荧惑圣听，恐复有杜太尉之事。’”于是乾宁二年（895）五月崔昭纬召王行瑜、李茂贞、韩建领兵入朝杀韦昭度及李谿。韦昭度之死是宰相与藩镇勾结排除异己的一场丑闻，在这场事变中另一牺牲者李谿就上引《资治通鉴》的材料来看，亦是当作韦昭度同党的。韦昭度被杀了，吴融亦被贬出朝。后王行瑜于乾宁二年（895）被杀，崔昭纬于乾宁三年（896）二月被杀，吴融即于同年冬天被征召入朝（详后文）。这里的一贬谪一复召，其症结应当是吴融当时被目为韦昭度同党。

综上所述，吴融此年实坐累于韦昭度党而被贬官的。

又吴融贬官前所任之职为侍御史。《唐摭言》卷六载：“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云：“自侍御史坐累去官。”《新唐书》本传亦云：“迁累待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

吴融流浪荆南时与艺僧贯休过从甚密。

吴融《〈禅月集〉序》云：“沙门贯休，本江南人。幼得苦空理，落发东阳金华山，机神颖秀，止于荆门龙兴寺。余谪官南行，因造

其室，每谈论未尝不了于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归，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感。”又宋释赞宁《高僧传》云：“（贯休）后思登南岳，时内翰吴融谪官相遇。往来论道论诗，……”案：前考吴融贬谪于乾宁二年（895）五月，故吴融与贯休当于此后不久相识。吴融集中有《访贯休上人》诗，盖此时作也。又由《〈禅月集〉序》中“每谈论未尝不了于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归”及“越三日不得往来，恨疏疏矣”的记载看来，吴融、贯休交情非同一般。故离别之际，贯休请为其《西岳集》作序，吴融慨然应允。《全唐文》卷八二〇有《〈禅月集〉序》。案：吴融替贯休所作乃为序《西岳集》而非序《禅月集》^③。然现存《全唐文》、《文苑英华》的吴序均作《〈禅月集〉序》，实误。《全唐诗》卷八百三十一贯休《送吴融员外赴阙》当为送吴融自江陵还京时作。同书同卷亦有贯休《晚春寄吴融于竞二侍郎》诗，当为此后不久作。吴集中亦有《寄贯休上人》、《寄贯休》二诗，当为吴融自江陵被召还入朝后所作。据此，吴融与贯休始终保持着亲切的友谊。吴融流浪荆南时与卢延让相识并对卢多有奖掖。

《唐摭言》卷六载：“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许下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偶得延让百篇。融览，大奇之，曰：‘此无他，贵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大租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观，由是大获举粮。”若没有吴融的奖掖，卢延让是难以超脱困境的。吴融与卢延相识并举荐他，当是其流浪荆南时。

吴融有《雪中寄卢延让秀才》诗，云：“渚宫寒过节，华省试临期。努力图西去，休将冻馁辞。”则此诗为吴融在江陵时鼓励卢延让应试之作。

又《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四云：“值融赴急征，寻入内廷，孜孜于公卿间称誉（卢延让）不已。”则吴融自江陵入朝后亦曾对卢延让多有延誉。

又据《唐摭言》卷十二载：“卢延让业癖涩诗，吴翰林虽以赋卷擢第，然八面受敌，深知延让之能，延让始投贄，卷中有说诗一篇，断句云：‘因知文赋易为下得之乎？’子华笑曰：‘上门恶骂来！’”

吴融《和寄座主尚书》诗云“偶逢戎旅战争日，岂是明时放逐臣”、《自讽》诗云“从来不解长流涕，也渡湘漓作逐臣”、《子规》诗云“湘江日暮声凄切，愁杀行人归去船”，可知均为抒发他贬谪的苦闷，当作于此时。

《南迁途中作七首》亦为此时所作。

《重阳日荆州作》、《秋日渚宫即事》、《荆州寓居书怀》、《送荆南从事之岳州》、《渚宫立春书怀》、《荆南席上闻歌》，以上诸诗当为此年吴融寓居江陵时所作。

《送知古上人》

诗云“昔年离别浙河东，多难相逢旧楚宫。”旧楚宫，即渚宫，在江陵（参见《元和郡县志·山南道·江陵府》）。故此诗当为吴融寓居江陵时所作。

《和峡州冯使君题所居》、《宋玉宅》二诗可知作于今湖北境内，盖为此时作也。

昭宗乾宁三年（896），51岁

乾宁三年四月，镇海军节度使钱鏐攻越州，下之，斩董昌，平浙东（《旧唐书·昭宗纪》）。

乾宁三年六月庚戌，李茂贞犯京师（《新唐书·昭宗纪》）。

乾宁三年七月丙申，昭宗驻蹕华州，以衙城为行宫。时岐军犯京师，宫室麀闾，鞠为灰烬。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旧唐书·昭宗纪》）。

本年冬吴融自江陵召回。

关于吴融自江陵召回的时间上文已证是此年。此外，尚有他证。《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六吴融《阆乡寓居十首》诗，题下自注有“壬戌岁”三字，壬戌岁即昭宗天复二年（902），即

此诗作于是年。又据《新唐书》本传云：“凤翔劫迁，融不克从，去客阆乡。”“凤翔劫迁”是指天复元年（901）十一月，昭宗在韩全海等的胁迫下迁徙凤翔（事详《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此岁吴融扈从不及，去客阆乡。又《阆乡寓居十首》之一《阿对泉》有云“六载抽毫侍禁闱”。上文已证吴融天复元年（901）十一月扈从昭宗不及，去客阆乡。由是上溯六年，为昭宗乾宁三年（896）。此足证乾宁三年（896），吴融已入朝“侍禁闱”了。

又关于吴融此岁被召回所任之官职，《新唐书》本传云：“（吴融）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为左补阙。”据此，则吴融此年被从江陵召回后授左补阙。《唐才子传》、《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等书所载与《新唐书》本传同。然笔者疑诸书所记有误。

《全唐文》卷八二〇有吴融《授刘崇望东川节度使制》一文。据《旧唐书》一七九《崇望传》：“及王行瑜诛，太原上表言崇望无辜放逐，时已至荆南。有诏召还，拜吏部尚书。未至，王搏（原为溥，据岑仲勉《唐史余渾》改）再知政事兼吏部尚书，乃改崇望兵部尚书。时西川侵寇顾彦晖，欲并东川，以崇望检校右仆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王搏兼吏部尚书应在乾宁三年（896）十月，而据《新唐书·昭宗纪》知王建攻陷梓州，杀顾彦晖在乾宁四年（897）十月。则吴融《授刘崇望东川节度使制》当作于乾宁三、四年（896、897）之间。又据上文知吴融自江陵被召回的时间是乾宁三年（896）冬，则此制当草拟于自江陵被召回后不久。由《新唐书·百官志》知左补阙的职责是“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起草诏书非其职责，则吴融此年所任非补阙明矣。由其召回后即草拟诏书，笔者疑吴融此年已入充翰林。

《北梦琐言》卷五云：“钱尚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吴侍郎，越州萧山县人。举进士，场中甚有

声采，屡遭维系，不逐观光，乃脱身西上。将及苏台界，回顾有紫绶者二人追之，吴谓必遭笼罩。须臾，紫绶者殊不相顾，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唤船命吴共济。比达岸，杳然失之，由是获免。尔后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案：钱鏐始杀董昌，平定浙东当在本年。前文已证本年吴融自江陵被征召入朝，故《北梦琐言》卷五所载吴融（吴侍郎·即吴融）事迹有误。

《和严谏议萧山庙十韵》。

诗云：“岂知迁去客，自有复来兵。”则此诗作于贬谪后。诗又云：“近兼闻顺动，敢复怨徂征。”顺动，指天子出幸。吴融一生贬官仅江陵一次，而乾宁三年天子幸华州，故此诗当作于此年。

《赴阙次留献荆南成相公三十韵》当为此年吴融由江陵入朝时留献荆帅成汭之作。

《谷口寓居偶题》

诗云：“涔涔病骨怯朝天，谷口归来取性眠。”则此诗为吴融本年被召回，途经南山谷口留寓所作。

昭宗乾宁四年（897），52岁

乾宁四年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行宫（《旧唐书·昭宗纪》）。

乾宁四年正月，韩建（建国节度使、治华州）引精兵围行宫，胁昭宗解散殿后四军二万余人，天子亲军尽矣。建复斩捧日都头李筠，幽诸王别第（详《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

此年扈从华州行在。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五有吴融《三峰府内矮柏十韵》诗。三峰指华山的莲花、毛女、松桧三峰，古人多用以指代华州。此年昭宗行在华州，故此诗当作于此时。又由前文所考，吴融乾宁三年（896）至天复元年（901）“六载侍禁闱”，而乾宁四年（897）昭宗在华州，故吴融亦扈从华州昭宗行在。

《授孙储秦州节度使制》。

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孙储授此官在乾宁四年，故吴融此制当草拟于本年。

《游华州飞泉亭》、《敷水有丐者云是马侍中诸孙悯而有赠》（案：敷水在华州）当作于此时。

昭宗光化元年（898），53岁

光化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车驾在华州（《旧唐书·昭宗纪》）。光化元年六月己亥，帝幸西溪观竞渡。七月，封华岳庙为佑顺侯。（同上）

光化元年八月己未，车驾发华州。壬戌，至长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

本年八月，吴融扈从昭宗还长安。

前文已证前年吴融扈从华州行在，本年昭宗自华州行在返朝，吴融亦随之返京。

《和集贤相公西溪侍宴观竞渡》、《上巳日花下闲看》、《奉和御制》（《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四该诗题下注云“一本有幸岳寺三字”），三诗当作于本年。

《新唐书》本传有中书舍人一职，疑此岁授。

昭宗光化二年（899），54岁

光化二年五月，李克用攻潞州李罕之（事详《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

本年吴融在长安。

前文已证吴融自乾宁三年（896）至天复元年（901）“六载侍禁闱”，去年随昭宗自华州返京，故本年当在长安。所任何职不详。

《〈禅月集〉序》。

序末署曰：“时己未岁嘉平月之三日。”己未岁嘉平月之三日，即昭宗光化二年十二月三日。嘉平，腊月之别称。由前文知吴融乾宁二年（895）已得贯休之《西岳集》，而到本年始作

序。前文已证吴融替贯休作序者为《西岳集》而非《禅月集》，然现存吴序均作《〈禅月集〉序》。为了不引起混乱，故此处仍作《〈禅月集〉序》。

昭宗光化三年（900）55岁

光化三年十一月乙酉朔。庚寅，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废昭宗，幽于东内问安宫，请太子裕监国。甲午，太子登皇帝位（《旧唐书·昭宗纪》）。

光化三年十二月乙卯朔。癸未夜，护驾盐州将孙德昭、周承海、董彦弼以兵攻刘季述、王仲先。杀仲先，帝与皇后方得出车内问安宫（同上）。

此年吴融在翰林侍郎任上。

《唐摭言》卷六云：“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同书卷十一亦云：“光化三年，……时内翰吴融侍郎、西铨独孤损侍郎……”据此，则吴融此年在翰林侍郎任上。

昭宗天复元年（901），56岁

天复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昭宗反正，登长乐门楼，受朝贺。制皇太子裕降为德王（《旧唐书·昭宗纪》）。

天复元年十一月戊戌，全忠引四镇之师七万赴河中，京师闻之大恐，豪民皆亡窜山谷。壬子，中尉韩全海与凤翔护驾都将李继海奉车驾出幸凤翔（同上）。

此年进户部侍郎。

《新唐书》本传云：“昭宗反正，御南阙，群臣称贺，融最先至。于是左右欢骇，帝有指授，叠十许稿，融跪作诏。少选成，语当意详，帝咨赏良厚，进户部侍郎。”《唐才子传》、《嘉泰会稽志》、《全唐诗》吴融小传所载与此略同。盖此岁吴融由于扈从及时，制诏诰甚合帝意，故被授以户部侍郎一职。本年吴融与韩偓相互酬唱。

据前引《登科记考》卷二十四知韩偓系吴融之同年，《全唐

诗》卷六百八十有韩偓《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恩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诗亦是其证。又据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云：“韩致光（案：致光为韩偓之字）、吴子华，皆唐末词臣，位望通显，虽国蹙主辱，而赋咏倡和不辍。”知韩、吴唱和之作肯定不会太少。然韩、吴唱和有明确记载的当始于本年，其有关诗作亦多可系于本年。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三有韩偓《无题》诗，其序云：“余辛酉年戏作《无题十四韵》，故奉常王公相国首于继和，故内翰吴侍郎融、令狐舍人涣、阁下刘舍人崇誉、吏部王员外涣相次属和。”辛酉年即昭宗天复元年（901）。此为现存唯一明确记载韩、吴唱和材料，系属本年。故笔者将韩、吴唱和暂记于本年。《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三有韩偓《无题》三首、《倒押前韵》一首；同书卷六百八十五亦有吴融《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三首、《倒次元韵》一首，当为吴融本年和韩偓之作。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有韩偓《和吴子华侍郎令狐昭化舍人叹白菊衰谢之绝次用本韵》诗。据吴融之仕履，曾有翰林侍郎、户部侍郎之任。虽我们不知此处“侍郎”所指，但吴融户部侍郎、翰林侍郎之任均在本年或其前，故此次韩、吴唱和当在本年或其前。

除以上几首诗外，现存韩、吴诗集再未发现其他唱和之作，知其诗亦有散佚者。

《禁直偶书》。

诗云：“玉皇新复五城居，仙馆词臣在碧虚。”当指本年昭宗反正事。

《授孙德昭安南都护充清江军节度使制》。

《旧唐书·昭宗纪》云：“（天复元年正月）乙酉，制以孙德昭检校司空，充静海军节度使。庚寅，制以孙德昭为安南节度，检校太保。”则吴融此诏拟于此时也。

《李茂贞封岐王加尚书令制》。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载：“（天复元年正月丙午）加茂贞守尚书令，兼侍中，进爵岐王。”吴融此制当拟于此时。

《上元青词》。

末署日期为“光化四年正月十五日己亥”。案：昭宗天复元年四月甲戌始改元，故光化四年正月十五日己亥亦即天复元年正月十五日己亥。

凤翔劫迁，融不克从，去客阆乡。

《嘉泰会稽志》云：“凤翔劫迁。不得从，去客阆乡。”《新唐书》本传、《唐才子传》、《全唐诗》吴融小传与此略同。凤翔劫迁，当在本年十一月。《资治通鉴》记凤翔劫迁时“百官多扈从不及”，则此时吴融扈从昭宗不及，遂客居阆乡。

昭宗天复二年（902），57岁

天复二年春正月，车驾在凤翔。朱全忠遣其将朱友宁，鄜州节度使李周彝分率兵赴凤翔救驾（《旧唐书·昭宗纪》）。

本年客居阆乡，作《阆乡寓居十首》

《全唐诗》卷六百八十六吴融此诗题下有注“壬戌岁”三字。壬戌岁即昭宗天复二年。故此十首诗作于此年。

《得京中亲友书讶久无音耗以诗代谢》、《即事》，两诗以诗意度之，当为此岁寓居阆乡时所作。

昭宗天复三年（903），58岁

天复三年春正月癸卯朔，车驾在凤翔（《旧唐书·昭宗纪》）。天复三年正月甲子，朱全忠自凤翔迎昭宗宿岐山；丁卯，至兴平，崔胤始帅百官迎谒。复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三司如故；己巳，入长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本年卒于翰林承旨任上，享年58岁。

《新唐书》本传云：“凤翔劫迁，融不克从，去客阆乡，召还承旨卒。”《嘉泰会稽志》云：“凤翔劫迁，不得从去，客阆乡。归还，迁承旨，卒。”又《唐才子传》云：“帝幸凤翔，融不

及从，去客阆乡，俄召为翰林承旨，卒。”三传均言吴融客居阆乡不久即召回，故吴融召回时间当在此岁。又《全唐文》卷八二〇有吴融《授王溥（原为搏，据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改）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制》一文。据《旧唐书·昭宗纪》载：“（天复三年二月乙未）以户部侍郎王溥同平章事。”吴融此制当拟于此时。因此，吴融约于本年二月被召回朝。

唐代的翰林承旨是不轻易授人的，常非入充翰林最久者莫属。虽然吴融入充翰林的时间我们无法考知，但由“六载抽毫侍禁闱”（《阆乡寓居十首》之一《阿对泉》）的自述看来，其入充翰林的时间似不会太短。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知韩偓于天复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由翰林承旨贬濮州司马，翰林承旨一职暂缺。而就在此前后，吴融被召回，故笔者疑吴融召回后即继韩偓为翰林承旨。

关于吴融之卒年，岑仲勉先生在《补唐代翰林学士两记》中考云：“融卒何年，虽乏明文，但据《旧唐书》一七九《柳璨传》，璨天佑元年正月十日命相时，充承旨者已是张文蔚，则文蔚殆于天复三年加充。换言之，即融以天复三年（903）卒官也。”岑先生所论甚是，余从其说，将吴融的卒年定于天复三年（903）。

清李调元《诗话》卷下云：“晚唐人品最高洁，以司空图为第一，唐室凌夷，不食而卒。忠烈之义，千载如生。吴融亦不事异姓，大义凛然，故余编《全五代诗》，以二公以上为断不采人也。”朱温代唐而自立在梁太祖开平元年（907）。据此，吴融似至少活到此年。

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一云：“（吴）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较偓为稍胜焉。在天佑诸诗人中，闲远不及司空图，沉挚不及罗隐，繁富不及皮日休，奇辟不及周朴。然其余作者，实罕与雁行。”据此，吴融至少活到天佑年间

(904—906)。

以上两说不知其所据，姑一并附于此。存疑，俟考。

工律赋。

《唐摭言》卷十云：“子华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又《北梦琐言》卷四载：“（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据此，“以八韵著称”，则言其工于律赋也。然现存吴融律赋四篇，见《全唐文》卷八二〇，知散佚者必多也。

善制诰。

《新唐书》卷二〇三本传云：“昭宗反正，御南阙，群臣称贺，融最先至。于是左右欢骇，帝有指授，叠十许稿，融跪作诏。少选成，语当意详，帝咨赏良厚，进户部侍郎。”又《嘉泰会稽志》、《宣和书谱》、《中晚唐诗叩弹集》、《唐才子传》所记与此略同。据此，知吴融善制诰。现存吴融制诰六篇，见《全唐文》卷八二〇。

亦善文。

现存吴融文四篇，见《全唐文》卷八二〇。

又擅长书法。

《宣和书谱》卷十云：“（吴融）以进士登科第，昭宗时指授作诏，多多益辨，悉当帝意，为之咨赏。求其作草书歌，痛论古人笔意至于行书字画称是，则知其留心于翰墨间复不浅耳，观其书自可以意得也。今御府所藏五：行书、博士贴、草书、付虬贴、正书，赠晔光送别诗、赠晔光草书歌二。”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所记略同。

有《唐英歌诗》三卷。

《新唐书·艺文志》录《吴融诗集》四卷，《制诰》一卷。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五仅记《制诰》一卷，尤袤《遂初堂书目》则记《吴融集》，不云卷数。《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九著录其《唐英集》三卷（案：此《唐英集》疑为《唐英歌

诗》，亦三卷）。《宋史·艺文志》记《吴融赋集》五卷，《吴融集》五卷。明高儒的《百川书志》录《唐英歌诗》三卷，注云：“翰林学士承旨侍郎山阴吴子华著，歌诗二百九十六首。”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有宋槧三卷本《唐英歌诗》，记云：“余生平所见子华诗宋槧本。唯此本宜宝护之。”元代《唐英歌诗》不见著录，恐其至少在元代亦非全本。今传《唐英歌诗》分上、中、下三卷，凡二百八十九首^④。清代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录吴融诗四卷，凡二百九十七首。疑为高儒所见三卷本《唐英歌诗》。今人陈尚君在《全唐诗续拾》中补吴融遗诗三首，《西昌新亭》一联。

注：

① 此题下注转引《唐才子传校笺》，卷八。

② 此诗四库本《唐英歌诗》、《全唐诗》无载，据陈尚君《全唐诗续拾》补。

③ 《全唐文》卷八二〇吴融序云：“丙辰岁，余蒙恩诏归，与上人别，袖出歌诗草本一，曰《西岳集》，以为尽矣。窃虑将来作者，或未深知，故题于卷之首，时己未岁嘉平月之三日。”据此，则吴融替贯休作序的为《西岳集》明矣。又《宣和书谱》卷十九云：“（贯休）天复中入蜀，住益州东禅院，赐号禅月。”据此，则贯休得禅月大师之号当不早于天复元年（901），而吴序末署“己未岁嘉平月之三日”，则吴序当作于光化二年（己未岁即光化二年）（899）。此又是吴序当为《〈西岳集〉序》而非《〈禅月集〉序》之力证。

④ 据杨家骆《四库全书大辞典》，知《唐英歌诗》有汲古阁本、席氏刊本、唐四名家集本。然以上版本笔者并未曾寓目，此处所据为四库全书本《唐英歌诗》。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师大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李然）